

评点

书林漫步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 郑怀兴



李小菊的剧评要集结出版,嘱我为其作序。我突然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里的一句名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我在2007年认识了小菊。她当时跟着中国戏曲学会的一批专家来太原观看我编剧的晋剧《傅山进京》,随后发表了一篇《晋剧“傅山进京”的叙事策略》的评论。

到了2010年,我忽然发现小菊为我的新作《青藤狂士》所撰写评论《倾注一腔孤愤写狂士 呼唤不拘一格容人才》,十分惊奇、激动。

这种“情”,就是她从剧中发现了我的一腔孤愤:“……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激励和感动过许多人,然而有多少人会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到现代,各式各样的奇才、英才、俊才层出不穷,什么时候少过人才!真正缺少的是‘不拘一格容人才’,让这些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社会环境。

这个“情”,包含了被剧作触发出来的激情,她完全理解我的创作初衷——对主人公徐渭以至对历代奇人异士充满了无限同情,因此文思泉涌,文字激昂,令我击节赞赏,大有一种遇到知音的兴奋。

这次集中拜读了小菊近50篇的剧评,我赞叹她能够生活、工作在北京,有幸观看那么多剧种的剧目的演出。小菊的每篇剧评,不仅能够让我领略到这些戏的剧情,而且还能让我恍惚看到精彩的演出,想象到名角的精湛表演,甚至舞台的风貌。

看了小菊的剧评,发现她不仅善于对剧本进行赏析,而且对导演、演员、唱腔设计、舞美设计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都怀有浓厚的情感。即使是批评,也是出于惋惜,十分中肯地指出存在的某些问题与不足,希望能改得更完美。

通读小菊的评论集,我深切地感受到她对戏曲热爱的诚挚之情,也感受到她率真与坦诚的行文风格。我孤陋寡闻,平生读的评论很少,对有的评论者摆出的居高临下架势,望而生畏。

3月20日是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戏剧日,由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陪伴了新中国几代儿童成长的经典剧目《马兰花》《宝船》场景为素材提炼熔铸的“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在京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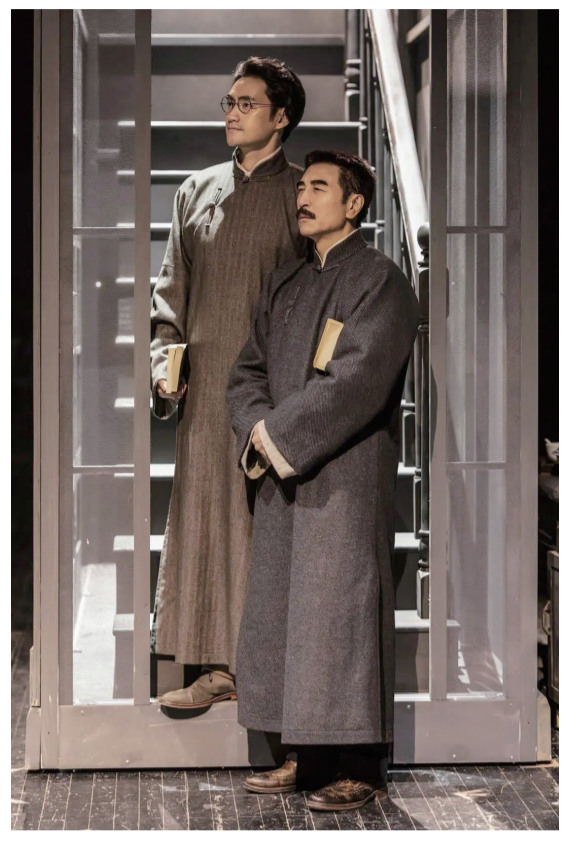
宽6.3米、高2.56米的“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整体由青铜铸造,表现出“日月同辉”“海天一色”的景象。

冯刚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自1921年建成以来已有百年历史,如今“绽放启航”这件充满爱心与童心的艺术作品已成为这座百年建筑的一个崭新组成部分,未来亦将成为承载无数孩子童年美好记忆的新的剧院“打卡地”。

冯刚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自1921年建成以来已有百年历史,如今“绽放启航”这件充满爱心与童心的艺术作品已成为这座百年建筑的一个崭新组成部分,未来亦将成为承载无数孩子童年美好记忆的新的剧院“打卡地”。今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继续牢记“一切为了孩子”的初心和使命,坚持高质量创新与发展,吸引更多孩子走进剧场感受艺术的滋养与启迪,与孩子们一起绽放希望、启航未来。

话剧《前哨》:时空嵌套 叩问初心

□林玉箫 仲呈祥



由黄昌勇编剧,马俊丰执导,王洛勇、海一天、袁弘等主演,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前哨》1月7日至9日在上戏实验剧院首演。

《前哨》在其四幕话剧建构的三个时空,分别是2020年、1990年和1930-1931年,并通过“戏中戏”的方式和多种媒体的运用,在时空进行巧妙的过渡、穿插。

首先,三个时空都有各自的故事和悬念,2020年,导演系学生左浪和姚远在导师王近教授的指导下准备续写、排演一部30年前即1990年代没有署名且未完成的话剧《前哨》,这是整部剧发展的动因。

其次,该剧在结构上的套层和穿插无疑是巧妙的——一片飘落手心的桃花花瓣,一把雨中撑起伞、一首轻声哼唱的《国际歌》,都是穿越时空的关键道具。

再者,《前哨》多时空的叠加不仅反映在“戏中戏”的设置上,也体现在戏剧表演与影像运用的融合上,四幕话剧剧中均有影像的出现,如第一幕中1930年代在上海

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场景,影像叙事与舞台表演的融汇;第二幕中1990年青年王近来到上海图书馆借阅《前哨》;第三幕中2020年左浪和姚远在资料室播放《早春二月》;第四幕中1931年《前哨》的印刷现场结合报童接头分发杂志,并最后以王近、左浪接过分发的《前哨》杂志串联起影像与戏剧、历史与现在的时空交织。

叙事结构是手段,表现人物及思想才是最终目的。《前哨》的三个时空分别指向三代青年,分别是2020年的左浪、姚远,1990年的王近和1930年的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剧中塑造了这些性格各异、生动活泼的青年人物形象,姚远和左浪在创作过程中一个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一个更注重史料考察,体现出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和碰撞。

除人物形象的个性和鲜活外,几代青年之间的人物关系又是微妙的。首先,2020年和1930年的两组师生关系相互对照,都是由老师引导学生进行文艺创作。其次,三代青年都遇到了相似的困难,第一幕现实时空的

左浪对姚远说:“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考虑太片面,太简单了,有点幼稚”,随后历史时空的冯铿也向鲁迅提到“他们都说我们的文章缺乏技巧,文字幼稚”;王近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当年的编剧应该是一样的”,而这位“当年的编剧”正是青年时期的王近自己。

《前哨》具有文献剧、历史剧的特征,剧中人物细节、台词设计均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考察之上。如殷夫出场时在热天穿着厚棉袍,鲁迅评柔石总做“损己利人的事”,还有狱中柔石向殷夫学习德文、冯铿脸膛青肿等细节均出自鲁迅为纪念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殷夫与哥哥告别的一场戏,台词多源自殷夫所写的《别了,哥哥》和《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前哨》还在剧中介绍了大量与烈士相关的作品和刊物,如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殷夫的《孩儿塔》,李伟森的《革命歌集》以及众人人口中提及的《友中月刊》《萌芽月刊》《红黑月刊》《红旗日报》等。

在依据史料的基础上,《前哨》也不乏诗意浪漫的元素。如剧中以“桃花”这一意象串联起五烈士的友情、爱情、师生情和家国情,桃花出现在众多好友于龙华赏花的记忆中,出现在放风时柔石赠予冯铿的书签中,出现在左浪给王近的30年代周旋演唱的《龙华的桃花》歌曲中,也出现在烈士们飞溅的鲜血中。“桃花”不仅是情感意象,也是五烈士精神的诗意象征。

《前哨》结构巧妙、史料扎实、细节丰富、意象鲜明,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引导观众回到历史深处去追问:我们不忘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牢记的使命是什么?而该剧通过三个时代的三代青年给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回答,可谓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为一体的佳作。

艺谭

《唐宫夜宴》为什么火了?

□李 娇



2021新年伊始,由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女子群舞《唐宫夜宴》在河南卫视春晚首播之后,经过网络的二次传播,在全国引起热议。

首先,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导致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成为主流话语系统里的高频词。

其次,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先进的5G、3D和AR技术,让现实舞台与虚拟影像交错呼应,节目以博物馆为背景,俏皮可爱的唐宫小姐姐们在赶赴宴会的路上,穿梭于叠加的妃妃鸭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备骑出行图》《千里江山图》等国宝级文物影像之间,舞蹈、工艺品、音乐、绘画等等不同时期、不同艺术的美,穿越千年万年呼啸而来、美不胜收,产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视觉冲击力,观者仿佛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不断穿越,享受着身临其境的美的历程。

第三,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唐宫夜宴》的主创团队来自郑州歌舞剧院,郑州歌舞剧院自建院以来一直以“追求经典、创造美丽”为己任,舞剧三部曲《风中少林》《水月

洛神》《精忠报国》均属古典舞,题材都来源于中华文化厚土。十几年来一贯的创作风格和长期积累,为《唐宫夜宴》的创作提供了积淀和营养。

一是题材厚重,内涵丰富。据舞蹈编导陈琳介绍,这个舞蹈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三彩,多年出国演出的经历让她对中国元素格外敏感,在创作采风时看到博物馆里的唐三彩色彩绚丽,很多人物造型生动有趣,这让她萌发了围绕唐三彩创作舞蹈节目的想法。

二是表现诙谐,人物鲜明。该舞蹈的整体风格是轻松幽默的,舞蹈中14名憨态可掬、圆润讨喜的“唐宫少女”形象一下子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打动了人心。